



施以寬

20.11.28生

安徽和縣人

高中畢業

經歷／

公務員

現職／

國政部國有財產局

作品／

舞台劇劇本：

「掛零」(獲七十三年文建會徵選第

一名)

「我心深處」(獲七十四年教育部文

藝創獎第一名)

「這一棟大樓」(獲七十六年教育部

文藝創作獎第一名)

小說：

「餘程」(獲七十八年中央日報徵文

第三名)

# 李陵悲

國劇劇本佳作 施以寬

## 劇情大綱

漢武帝因使節蘇武為匈奴單于且鞮侯拘留，放逐北海牧羊，乃於天漢二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領兵三萬攻打匈奴右賢王於天山，命騎都尉李陵負責輜重運輸；李陵自請率其所屬步卒五千獨取單于，武帝嘉其勇，准其請，並派伏波將軍路博德接應、李廣利誤以為李陵不服其統率，藉詞避之，極端不滿；而路博德自認職位戰功年齡俱高出李陵，不甘任其後援，亦生齟齬。路博德欲擺脫李陵，以秋季不宜攻取匈奴為由，奏請武帝收回成命，不料武帝又誤會為李陵膽怯後悔之托詞，至感不快，遂改令李陵往浚稽山一帶刺探敵情，蒐集情報。事為單于發覺，親領三萬騎兵圍攻李陵。李陵僅得步卒五千，且無馬匹，但仍奮戰不懈，前後殺敵逾萬；單于更增調騎兵八萬之衆，李陵終因部屬死亡過重，且箭盡糧絕而戰敗被擒。武帝震怒，責李陵貪生降敵，太史令司馬遷出而替李陵辯護，觸怒武帝，將之交廷尉杜周審問。會有因杆將軍公孫敖得自匈奴消息，謂李陵正替單于練兵，武帝乃將李陵全家抄斬；杜周亦判司馬遷宮刑。其替單于練兵者實為李緒，李陵因

誤傳而蒙不白之冤，母、妻慘遭橫禍，自身亦走投無路，心灰意冷，遂降匈奴。

## 主要人物表

李陵 小生。

素臉。

- 一、忠紗、粉蟒、紅彩袴、青高底靴。(第三場)
- 二、將巾、開氈、紅彩袴、青高底靴。(第六場)
- 三、白夫子盔、白硬靠、紅靠綢、紅彩袴、青高底靴。(第八、九、十一、十三至十五、十七、十八、廿、廿三場)

四、甩髮、面牌、白綉花箭衣、黑馬褂、白靠下甲、黑彩袴、黑厚底靴、寶劍。(第廿六、廿七場)

五、武生巾、硬褶子、厚底靴。(第卅三場)

韓延年

武淨。

黑花臉。

額子虎頭殼、黑硬靠、紅彩袴、厚底靴。

司馬遷

老生。

素臉、黑三髯。

一、忠紗、藍官衣、黑彩袴、青高底靴。(第一、廿八場)

二、高方巾、藍褶子、厚底靴。(第二、六場)

三、罪衣罪袴、布鞋。(第卅九至卅一場)

司馬妻

青衣。

大頭、片子、線尾子、銀泡頭面、青對襯褶子、腰巾、白綢裙、素色彩鞋。

武帝

老生。

素臉、黑三髯。

一、皇帽、黃蟒、紅彩袴、青高底靴。(第一、五、廿八場)

二、九龍冠、黃氈、紅彩袴、青高底靴。(第三場)

李夫人

花旦。

公孫賀  
老生。  
大頭、片子、線尾子、鳳冠、宮裝、綉花裙、彩鞋。

素臉、白滿髯。

一、相中、藍帳、厚底靴。(第四場)

二、相紹、白蟒、玉帶、厚底靴。(第五、廿八場)。

李廣利

淨。  
紅三塊瓦臉、黑滿髯。

一、候帽、黃綢條、紫蟒、玉帶、紅彩袴、青高底靴。(第三場)

二、帥盔、紅龍箭衣、斗蓬、紅彩袴、青高底靴。(第廿一場)

路博德

淨。  
六分臉、蒼滿髯。

金大鐘、黃軟靠、紅彩袴、厚底靴。

且鞮侯

淨。  
紅老臉、白滿髯。

草王盔、翎子狐尾、紅蟒、高底靴。

胡克丹

武淨。  
黑花臉、黑扎髯、黑耳毛子。

大額頭、翎子狐尾、綠硬靠、高底靴。

石慶

老生。  
素臉、蒼滿髯。

相紹、紅蟒、玉帶、厚底靴。

倪寬

淨。  
黑六分臉、蒼三髯。

侯帽、黑蟒、青高底靴。

桑弘羊

老生。  
素臉、白三髯。

文陽帽、褐蟒、厚底靴。

徐偃

老生。

素臉、黑三髻。

紗帽、紫蟒、厚底靴。

周霸

丑。

豆腐塊臉、黑吊搭髻。

紗帽、紅官衣、朝方靴。

王卿

淨。

六分臉、蒼三髻。

文陽帽、紅蟒、厚底靴。

杜周

淨。

水白臉、黑滿髻。

奸紗、紫蟒、厚底靴。

趙充國

老生。

素臉、黑三髻。

荷葉盔、紫軟靠、紅彩袴、厚底靴。

軍師

老生。

素臉、黑三髻。

八卦巾、八卦衣、黑彩袴、青高底靴。

衛律

老生。

素臉、黑三髻。

人字巾、藍褶子、黑彩袴、厚底靴。

## 第一場

石慶：(石慶、倪寬、桑弘羊、徐偃、周霸、司馬遷上)  
(唸詩) 為國啟鴻運，浩浩泰山巡。

石慶等：(同唸) 霸業冠今古，大漢一明君。

石慶：(白) 丞相石慶。

倪寬：(白) 御史大夫倪寬。

桑弘羊：(白) 大農令桑弘羊。

徐偃：(白) 博士徐偃。

周霸：(白) 博士周霸。

司馬遷：(白) 太史令司馬遷。

石慶：(白) 列位大人！

倪寬等：(同白) 丞相！

石慶：(白) 萬歲泰山封禪已畢，功德圓滿，今日高坐明堂，另有聖諭，你我分班伺候。

倪寬等：(同白) 請。

(石慶等分兩邊下)

(四龍套、四小太監、一大太監引武帝上)

武帝：(唸引子) 漢威遠播，君有道，四海昇平。(坐)

(石慶等分兩邊上)

石慶等：(同白) 臣等見駕，吾皇萬歲。

武帝：(白) 衆卿平身。

石慶等：(同白) 萬萬歲。

武帝：(唸詩) 南滅南越設九郡，北掃匈奴無王庭，旌旗招展遮千里，東登泰山會神靈。(白) 孤，大漢天子武帝在位，

自登基以來，拓土開疆，南征北討，掙下這偌大的江山。前有司馬相如，病危之際，寫下遺書，言孤奄有四海，澤被萬方，理應泰山封禪，迎祥瑞之福，報天地之功。祇因封禪大典的儀節，滿朝公卿、儒生，竟是無一知曉，議論紛紜，三年未決；是孤採納倪寬建言，由孤親定典章，規範禮儀，倒也頗具規矩。日前率領百官，登泰山，

築土壇，祭祀天地，封禪告成，了卻孤的一樁心願。衆卿！

石慶等：（同白）萬歲！

武帝：（白）封禪一事，乃國家大典，爾等有幸躬逢其盛，想來必有一番言論，當面奏來。

石慶：（白）臣啟萬歲，自古有功德於民者，天與人歸。封禪有成，正是吾主功德無量，洪福齊天，願吾主萬壽無疆，永享太平。

倪寬：（白）那日臣隨陛下登臨泰山，但見旭日升於山頂，霞蔚光華，覆射寰宇，猶如陛下龍顏，光照萬邦，氣貫乾坤，好一派壯麗景象也。

武帝：（白）二卿之言，足見忠心。

桑弘羊：（白）臣啟萬歲，我朝務農為本，望的是季季風調雨順，年年五穀豐登。吾主不辭辛勞，千里奔波，到得泰山，上祈於天，下祭於地，為的也就是這國富民安。有此聖主實乃社稷黎民之大幸。

武帝：（白）卿家做的是大農令之官，管的是食糧鹽鐵之事，心中這念的嘛是國計民生、黎民社稷，誠孤的好愛卿也。

徐偃、周霸！

徐、周：（同白）臣在。

武帝：（白）你二人立居博士，有何話說？

徐、周：（同白）臣等惶恐。

武帝：（白）怎麼講？

周霸：（白）臣等不材，制定封禪典章，本是臣等的職責，怎奈才疏學淺，久久不得定論。萬歲睿智，封禪一舉，果然禮節周詳，氣派非凡。

徐偃：（白）愧煞臣等。

武帝：（笑）哈哈！哈哈！（白）知道就好。司馬遷！

司馬遷：（白）微臣在。

武帝：（白）衆卿個個興高采烈，盡吐肺腑之言，你一旁不聲不語，是何緣故呀？

司馬遷：（白）啟萬歲，列位大人俱是宏達飽學之士，珠玉之論，臣所不及；想臣官卑職小，不善言辭，未敢攀比。

武帝：（白）哦，你不善言辭？

司馬遷：（白）臣愚昧。

武帝：（白）你嘛是個動手不動口的官兒。

司馬遷：（白）臣無能。

武帝：（白）司馬遷，你身為太史令，掌理天文曆法，又負記載史籍之責。此番封禪，你自始至終參與其事，這親目

所親，親耳所聞，你是怎樣的「動手」記下來呀？

司馬遷：（白）不偏不黨，唯「忠」、「實」二字而已。

武帝：（白）好個忠、實二字。適纔群臣所言，你也是要據實記下的了？

司馬遷：（白）是。

武帝：（白）衆卿啦！

（唱西皮原板）泰山封禪功德廣，

孤王創舉立典章。

祈天祭地東海上，

求神降福保安康。

（轉二六）大功告成心歡暢，

群臣祝賀在明堂。

孤王有詔告天下，

衆卿條條聽端詳：

本歲十月改年號，

元封元年啟吉祥；

一路上行過的郡和縣，

寬免一載賦稅與欠糧；

觸犯科條滿兩年整，

無罪開釋好還鄉；

全國文武升一等，

皇恩浩蕩史無雙。

詔罷君臣回轉長安道。

（白）起駕長安。

石慶等：（同白）萬歲萬歲萬萬歲。

大太監：（對外白）備輦。

（二太監推車撐傘上，一馬仗持馬鞭上）

（武帝登車，石慶等上馬）

（衆排倒脫靴隊形）

武帝：（唱西皮散板）再伐大宛把漢威揚。  
（武帝下、衆隨下）

## 第二場

（司馬妻上）

司馬妻：（唸引子）獨坐草堂，每日裡，盼夫還鄉。（坐）（唸詩）夕陽殘紅滿西窗，簾波微動風漸涼，又是一日天向晚，夫婿征途少衣裳。（白）奴家，配夫司馬遷，自結婚至今，猶未生得一男半女，為此常掛心懷。夫君在朝任太史令之職，他飽讀經書，好作天下之遊，走遍名山大川、五湖四海，閱歷豐富。祇是一人經常在外，多受舟車勞頓、風霜兩雪之苦，令人放心不下；此番又奉聖命，護駕遠行，涉東海，登泰山，參與封禪大典，一去數月，不知何日才得回來，好不教人牽掛也。

（唱西皮原板）我夫君伴聖駕東海前往，奉皇命秉忠心晝夜奔忙。

願蒼天庇佑他諸事順暢，

少勞累免憂煩平安返鄉。

願蒼天也賜我把麟兒早降。

好教他司馬家祚胤綿長。

（轉西皮散板）耳聽得紗窗外群雀嘈嚷，

烏知歸人不回暗自神傷。

（司馬遷背包袱上）

司馬遷：（唱西皮散板）別家園時日久朝思夢想，

行匆匆趕回程見妻房。

（白）到得家門。（敲門）

司馬妻：（白）何人叩門？

司馬遷：（白）是我。

司馬妻：（驚喜）（白）哦，是官人回來了。（起身，開門）（白）官人，是你回來了！

司馬遷：（白）是我回來了。（進門，放下包袱，坐下）（司馬妻關門，端茶）



司馬妻：(白) 官人用茶。(坐下)

司馬遷：(白) 多謝娘子。(飲茶)

司馬妻：(白) 官人數月奔波，消瘦不少。

司馬遷：(白) 一路雖然辛苦，卻是收穫甚多，精神很好，不妨事。娘子獨掌家門，這一向可好？

司馬妻：(白) 好是好，祇是——

司馬遷：(白) 祇是怎樣呀？

司馬妻：(羞答答)(白) 祇是心繫兩地，思念不已。

司馬遷：(笑) 哈！哈！(白) 有勞娘子掛懷，下官也是一樣。

司馬妻：(白) 封禪大典也都順遂？

司馬遷：(白) 風光得很哩！

司馬妻：(白) 今日回來，不知天子何時又有差遣？

司馬遷：(白) 萬歲為獲得汗血寶馬，有心征討大宛王國，一時之間，諒來不會有事差遣於我。

司馬妻：(白) 難得清閒，這樣就好。

司馬遷：(白) 好是好，祇是——

司馬妻：(白) 祇是怎樣呀？

司馬遷：(白) 下官此番隨駕東巡，行經千里，獲得不少撰作「太史公書」的好素材，有待一一編排，祇怕——娘子，

又要冷落你了。

司馬妻：(白) 官人說哪裡話來，你撰作「太史公書」，乃繼承父志，傳之後世的大事業，不可受妾身牽累。

司馬遷：(白) 多謝娘子體諒。(嘆氣) 唉！

司馬妻：(笑)(白) 又是怎樣呀？

司馬遷：(白) 娘子，倘若你我膝下有這一男半女嘛，也好伴你化解寂寞，排遣時光。

司馬妻：(白) 上天有靈，定會早日遂了你的心願。啊官人，祇願講話，想你腹中早已饑餓，後堂歇息片刻，待妾身下

廚。

司馬遷：(喜形於色)(白) 是呀，久違娘子廚下的美味，你這一提呀，倒叫我腹內雷鳴起來了。

司馬妻：(笑)(白) 饒相。(起立)

司馬遷：(白) 如此走哇！(起立，欲拉司馬妻手)

司馬妻：(羞答答)(白) 不好看啦！

司馬遷：(左右看)(白) 哪個在看啦？(笑) 哈！哈！哈！

(司馬遷攜司馬妻手下)

## 第二場

武帝：(內白)擺駕！

(四小太監、一大太監引武帝上)

武帝：(唱西皮搖板)恨匈奴少信義反覆難料，  
納張勝囚蘇武輕蔑我朝。

孤有意傳聖旨興兵征討，(坐)

(接唱)誅逆賊懲頑徒方把恨消。

大太監：(白)啟奏萬歲，李夫人宮外求見。

武帝：(白)宣。

大太監：(白)遵旨。(對外白)有請李夫人進宮啦！

(二宮娥引李夫人上)

李夫人：(唱西皮散板)替兄長謀前程費心不小，

為此事未央宮我親走一遭。(進宮)

(二宮娥下)

李夫人：(白)妾妃見駕，吾皇萬歲。

武帝：(白)平身。

李夫人：(白)萬萬歲。

武帝：(白)賜坐。

李夫人：(白)謝座。(坐)

大太監：(白)參見李夫人。

李夫人：(白)罷了。

大太監：(白)謝李夫人。

武帝：(白)愛妃不在後宮歇息，到此何事？

李夫人：(白)萬歲勤勞政事，夙夜在公，特來伺候。

武帝：(白) 難得愛妃一片忠心。

李夫人：(白) 妾兄李廣利，前年遠征大宛，取得汗血寶馬有功，蒙萬歲賜封他海西侯，諒他必然瀝膽披肝，竭誠盡忠，以報聖恩於萬一。

武帝：(白) 職守無虧。

李夫人：(白) 養軍千日，用在一旦，倘若再有報國建功的機會，伏乞萬歲加恩重用，以盡犬馬之心。

武帝：(白) 愛妃莫非為討他的前程來了？

李夫人：(白) 妾妃不敢，有道是人往高處行，水往低處流。

武帝：(白) 兄妹情深，人之常情。愛妃，與你實說了吧！孤決意再討匈奴，這領兵的大元帥正是你家兄長，待他得勝還朝，自有重賞。

李夫人：(起立)(白) 謝萬歲。

武帝：(白) 你是孤的愛妃，豈有不多加照顧之理。孤有要事待辦，你且退下。

李夫人：(白) 謝主隆恩。(拜畢出宮)

(唱西皮散板) 憑姿色與巧慧心願得了。

辭萬歲出宮門喜上眉梢。(下)

武帝：(白) 內侍！

大太監：(白) 奴婢在。

武帝：(白) 李廣利、李陵進宮，怎麼樣了？

大太監：(白) 宮外候旨多時。

武帝：(白) 快宣他們進宮。

大太監：(白) 遵旨。(對外白) 李廣利、李陵進宮啦！

二李：(內同白) 領旨。

(李廣利、李陵分由下、上場門上)

李廣利：(唱西皮搖板) 奉聖命進未央大計商討。

李陵：(接唱) 為國家盡忠心不辭辛勞。

(白) 參見貳師將軍。

李廣利：(白) 隨某進宮。

李陵：(白) 是。

(李廣利、李陵進宮)

二李：(同白)臣等見駕，吾皇萬歲。

武帝：(白)平身。

二李：(白)萬萬歲。

武帝：(白)內侍。

大太監：(白)奴婢在。

武帝：(白)爾等退下。

大太監：(白)遵旨。

(四小太監、大太監下)

李廣利：(白)萬歲宣臣進宮，必有國事議論。

武帝：(白)提起此事，教孤好惱。

李廣利：(白)惱的敢是那匈奴單于且鞮侯？

武帝：(白)正是那忘恩負義的狂徒。想他初登單于之位，基礎未固，上表稱臣，遣使修好，是孤仁義為本，寬大為懷，釋放他的使節，特命中郎將蘇武、張勝，攜帶厚禮，護送他們回國。(住頭)不料蘇武到得他的王庭，他不但傲慢無理，甚且逼降張勝，囚禁蘇武，放逐北海，羞辱有加。他，心目中還有我這大漢天子麼？

李廣利：(白)饒他不得。

武帝：(白)李廣利。

李廣利：(白)臣。

武帝：(白)孤命你帶領三萬人馬，自酒泉出發，逕取天山，直搗匈奴，不得有誤。

李廣利：(白)遵旨。

武帝：(白)李陵。

李陵：(白)臣在。

武帝：(白)孫子兵法有云：軍無輜重則亡。孤命你押解兵器糧草，接應貳師將軍，不得有誤。

李陵：(少頓)(白)這個——

武帝：(白)怎麼，你敢拒受君命？

李陵：(白)臣不敢，只是另有下情奏稟。

武帝：(白)你且講來。

李陵：(白)啟萬歲，臣在酒泉、張掖練兵教射，所領校卒五千，個個俱是荊楚勇士，劍客奇材，力能扼虎，箭無虛發。臣願自成一軍，繞道蘭干山，側擊單于，與貳師將軍兵分兩路，化解匈奴兵力，有助貳師將軍早日凱歸。

李廣利：（急切）（白）且慢。

武帝：（白）卿家有何話講？

李廣利：（白）臣啟萬歲，李陵口出狂言，分明是不服為臣統率，藐視為臣。他那小小的數千之衆，竟敢大言不慚，妄想獨擊單于，置萬歲交付與他的重任於不顧，抗拒君命，擾亂軍律，該當何罪。

李陵：（白）末將實是有心替貳師將軍分勞，貳師將軍你誤會了。

李廣利：（白）住口。某，蒙萬歲親授兵符，率領三萬大軍直撲匈奴，這是何等的氣勢；你一黃口小兒，心生嫉妒，妄圖沾得一絲半點風光，好在功勞簿上記下一筆，你也太自不量力了。

武帝：（白）李陵！

李陵：（白）臣在。

武帝：（白）孤軍涉險，安危難卜，寡人放心不下。

李陵：（白）為將士者，殺敵報國，義無反顧。

武帝：（白）祇是此番進軍匈奴，需用馬匹甚衆，你若獨領一軍，孤是無有多餘的馬匹調撥與你。

李陵：（白）啟萬歲，馬匹不用，五千步卒足矣！臣願以少擊衆，踏平單于的王庭。

武帝：（白）卿壯志可嘉，准你所奏，寡人再命強弩都尉路博德接應於你也就是了。

李陵：（白）謝萬歲。

武帝：（白）計議已定，二卿出宮去吧！（下）

李廣利：（白）哼！

（唱西皮搖板）小李陵在宮中言行狂傲。

（李廣利、李陵出宮）

李陵：（施禮）（白）送貳師將軍。

李廣利：（揮袖）（白）不用。

（接唱）聖駕前藐視俺其過難饒。（下）

李陵：（接唱）征匈奴伐單于同把國保，

還望他海西侯把誤會化消。（下）

## 第四場

公孫賀：（內白）嗯！

（公孫賀上）

公孫賀：（唸對）紛紜朝廷事，日夜費心思。（坐）（白）老夫公孫賀，大漢天子駕前為臣，原任太僕之職，戊寅年老丞相石慶亡故，今上特命老夫繼任丞相，加封葛繹侯。祇為朝廷多事，出任丞相者，自公孫弘以降，有李蔡、莊青翟、趙周等人，個個因故不得善終，是以老夫有感責任重大，唯恐不能勝任，那日在金鑾寶殿頓首涕泣，不敢接下丞相的印綬；祇是今上恩寵，堅辭未成。自我接印以來，謹密戒懼，敬小慎微，數年倒也平順度過。正是：人在是非裡，明哲保身難。

路博德：（內白）好惱！

（路博德快長錘上）

路博德：（唱西皮搖板）我主作事太莽撞，

（轉二六）路某氣憤滿胸膛。

此事難與他人講，  
且請丞相作主張。

（家院暗上）

路博德：（白）門上哪位在？

家院：（白）做什麼的？

路博德：（白）都尉路博德求見丞相。

家院：（白）候著。（轉身白）啟稟相爺，都尉路博德求見。

公孫賀：（白）有請。

家院：（對外白）有請。（下）

（路博德進門；公孫賀起迎）

路博德：（白）參見丞相。

公孫賀：（白）將軍少禮，請坐。

路博德：（白）謝座。（坐）（氣惱）哼！

公孫賀：(坐)(白)將軍神色不定，到此必有所為。

路博德：(白)萬歲親點貳師將軍掛帥，帶領三萬人馬，征討匈奴；再命李陵率兵五千，獨擊單于，丞相諒有所聞。

公孫賀：(白)老夫不知。

路博德：(白)這且不言。萬歲又命路某追隨李陵，做他的後援，這，這，這萬歲此舉差矣！

公孫賀：(白)啊將軍，此話不好隨便講的，今上睿智，作此安排必然另有緣由。

路博德：(白)說什麼另有緣由，那李陵乳臭未乾，寸功未立，教俺聽命於他，這，這，這成何體統。

公孫賀：(白)這一消息你是哪裡來的？

路博德：(白)貳師將軍親口所言，他也替俺不平。

公孫賀：(白)事已如此，將軍就忍耐了吧！

路博德：(白)丞相啊！(冷鍾)想俺路博德，久歷沙場，身經百戰，累功加封伏波將軍。想當年，會師樓船將軍楊僕，

領兵數萬，攻打南越王國，那一仗，火燒番禺都城，生擒國王趙建德，威震四海，名揚八方。李陵小兒，牽馬隨籛之輩，要我看他的臉色，仰他的鼻息，教我是怎樣能忍、怎樣能耐呀？

公孫賀：(白)依你之意呢？

路博德：(白)望請丞相轉求萬歲收回聖命，免去俺路某一場屈辱，感恩不盡。

公孫賀：(為難)(白)這個——君無戲言，將軍所請萬歲定然不允。

路博德：(白)丞相有所不便，路某也不強求。(起立)待俺自闖宮門面聖去者。

(路博德欲行；公孫賀急起阻止)

公孫賀：(白)將軍休要鹵莽，老夫有一緩兵之計，諒來可用。

路博德：(白)有何妙計？

公孫賀：(白)將軍請至書房，細作商量。

路博德：(白)多謝丞相。

公孫賀：(白)請。

路博德：(白)請。

(公孫賀、路博德同下)

## 第五場

武 帝：（四小太監、一大太監引武帝上）  
（唸對）雄兵揮長劍，大漢起狼煙。（坐）

（公孫賀、路博德上）

公孫賀：（唸對）來到武台殿。

路博德：（接唸）急欲見龍顏。

公孫賀：（白）殿前哪位公公當班？

大太監：（出殿）（白）參見丞相。

公孫賀：（白）罷了。有勞公公奏稟，伏波將軍路博德隨老夫有本面奏。

大太監：（白）請少待。（進殿）（白）啟奏萬歲，丞相公孫賀、伏波將軍路博德有本面奏。

武 帝：（白）宣。

大太監：（白）遵旨。（對外白）公孫賀、路博德上殿啦！

公孫賀、路博德：（同白）領旨。

（公孫賀、路博德進殿）

公孫賀：（同白）臣公孫賀、路博德見駕，吾皇萬歲。

路博德：（同白）臣路博德見駕，吾皇萬歲。

武 帝：（白）平身。

公孫賀、路博德：（同白）萬萬歲。

武 帝：（白）二卿上殿，有何本奏？

（公孫賀、路博德相覷，互相暗示對方開口）

武 帝：（不耐）（白）哎！有何本章，快快奏來。

公孫賀：（白）臣啟萬歲，祇因都尉李陵領兵攻取單于，伏波將軍隨隊接應，他有軍情上奏。

武 帝：（白）速奏。

路博德：（白）啟萬歲，今方初秋，天高氣爽，正值匈奴汗國胡馬肥壯，士氣旺盛之際，此刻不宜與之交鋒；莫如令李陵暫不出兵，養精蓄銳，待得來年春天，李陵和臣各領騎兵五千，分攻匈奴，必可一舉生擒單于。



武帝：（冷笑）嘿！嘿！嘿！嘿！

（公孫賀、路博德暗驚）

武帝：（白）此刻不宜興兵，這話是你講的？

路博德：（支吾）（白）臣——臣——

武帝：（誤聽「臣」為「丞」，緊接白）丞相講的？

公孫賀：（急白）唉呀萬歲，老臣一介迂儒，豈敢妄論軍機大事，臣，臣是實實的不敢啦

武帝：（白）那是誰的主意呢？

路博德：（白）臣斗膽，祇為李陵——

武帝：（緊接白）是李陵的主意？

路博德：（白）這，（一鐺）正是李陵授意於臣。

公孫賀：（搶白）是呀是呀，正是他的主意，正是他的主意呀！

武帝：（惱怒）（白）膽大李陵，前在未央宮，孤本有意命他管輜重，接應貳師將軍，是他狂妄自大，不服李廣利統率，

跨下海口，以少擊衆，獨襲且鞮侯，孤念他報國心切，壯志可嘉，准了他的奏本。如今他，是膽怯害怕，心生

悔意了麼？

路博德：（白）吾主聖明。

武帝：（白）他道秋季不宜北伐匈奴，難不成來春天寒地凍，雪蓋冰封，就行得的麼？分明是巧言搪塞，欺瞞寡人，

十分可惱。路博德！

路博德：（白）臣在。

武帝：（白）速速配合貳師將軍，兵出西河，截斷匈奴通往鈞營之路，要緊要緊。

路博德：（白）遵旨。

武帝：（白）公孫賀。

公孫賀：（白）老臣在。

武帝：（白）替孤傳旨，命那李陵帶領步卒五千，再派校尉韓延年隨軍而行，就在東西浚稽山一帶勘察地勢，刺探敵

情，馳報朝廷；九月出發，不得延誤。

公孫賀：（白）遵旨。

武帝：（白）內侍，擺駕後宮。

大太監：（白）擺駕後宮。

（武帝、大太監、四小太監下）

公孫賀：（白）好險啦好險。  
路博德：（白）連累丞相受驚了。  
公孫賀：（白）好說，好說，受驚的該是那李陵了。  
路博德、公孫賀：（同笑）哈！哈！哈！（同下）

## 第六場

（司馬遷上）  
司馬遷：（唱西皮原板）司馬遷在草堂深思苦想，  
為的是作史書費盡思量。

論功過定褒貶公正為上；  
記興衰錄成敗忠實不誑。  
撰本紀編列傳在求真相，（坐）

（接唱）述往事思來者起於陶唐。（看書）  
（李陵上）

李陵：（唱西皮搖板）領精銳伐單于聖旨早降，  
又誰知起風波暗遭中傷。  
司馬遷重俠義者有名望，  
且與他敘原委一訴衷腸。

（白）來此已是，待俺叫門。（敲門）（白）子長兄在家麼？

司馬遷：（白）那位？  
李陵：（白）小弟李陵。

司馬遷：（感意外）（白）李少卿他怎麼來了？待我開門。（起身、開門、出門）

李陵：（白）子長兄！

司馬遷：（白）原來是將軍駕到，請進。

李陵：（白）請。（進門）。

(司馬遷進門，關門)

司馬遷：(白)請坐。

李陵：(白)謝座。(坐)

(司馬遷坐)

李陵：(瞞書案)(白)子長兄案牘繁忙，小弟來得鹵莽，多有打攪，望兄海涵。

司馬遷：(白)將軍說哪裡話來，大駕光臨，蓬華增輝。

李陵：(白)豈敢。

司馬遷：(白)啊將軍，聞得聖上特許將軍獨領勁旅，直取單于，將軍貴部個個饒勇，人人善戰，此番前去，成功可期。

李陵：(苦笑)嘿！嘿！嘿！

司馬遷：(感詫異)(白)將軍為何發笑哇？

李陵：(白)事有變化。

司馬遷：(關切)(白)哦，願聞其詳。

李陵：(白)前者，貳師將軍為搭救蘇武，領兵掛帥，征討匈奴，小弟奉旨接應糧草兵械，是小弟報國心切，自請獨取單于。(住頭)不料貳師將軍心生芥蒂，誤會小弟不肯屈服，且有爭功之意，甚是惱怒；幸得今上聖明，恩准小弟所請，不想又把路老將軍得罪了。

司馬遷：(白)這與路老將軍何干呢？

李陵：(白)兄台有所不知，祇因聖上見小弟僅有步卒五千，並無馬匹供應，兵力薄弱，特命路老將軍接應於我。是

路老將軍不願屈駕，卻又推辭無由，便誣說是小弟膽怯害怕，不敢出兵，藉詞退卻。聖上震怒，將原命收回，要小弟改往東西浚稽山一帶，勘察地勢，刺探敵情。子長兄啊！(一鐺)如此一來，俺這揮戈躍馬，奪旗斬將，建立奇功竟成一夢了。

司馬遷：(白)有這等事？

李陵：(白)想俺李門三代，自先祖李廣公以來，哪個不是效命沙場，奪勇爭先，豈有貪生怕死之輩？

司馬遷：(白)李廣李老將軍畢生馳騁疆場，他的功勳業績，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李陵：(白)祇是先祖不幸，命途多舛，一生坎坷，雖然身經百戰，卻是未得封侯，引為莫大憾事，臨老受人擺佈，自盡而亡；先叔父李敢公，祇為替父報仇，得罪權貴，死得不明不白；如今俺李陵又遭這無端的冤枉，有志難伸，豈是命該如此？子長兄啊！

(唱西皮導板) 提起先祖好悲愴！  
(轉西皮原板) 保國家盡忠心卻下場悽涼。

攻吳楚伐匈奴七十餘仗，  
飛將軍挽強弓名震異邦。  
建功勳立勞績朝野敬仰，  
無奈他封侯願終未得償。

(轉快板) 壬戌年任前鋒再赴沙場，  
那衛青起私心把軍令更張，  
調右衛少嚮導他沙漠誤闖，  
迷路途誤軍期自刎身亡。

司馬遷：(接唱) 老將軍一代的忠臣良將，  
他英勇的事蹟將萬古傳揚。

李陵：(接唱) 我三叔報父仇與衛青較量，  
霍去病放暗箭將他來傷，  
誑說是狩獵時被鹿衝撞，  
甘泉宮我叔父當場命喪。

司馬遷：(接唱) 勸將軍休得要悲憤悵惘，  
光祖業振家聲千秋流芳。

李陵：(接唱) 非是我多感傷缺少志向，  
好男兒本就該奮力圖強。  
都祇為俺此行吉兇難掌，  
有一樁心頭事與你相商。(起立)

(白) 請受俺一拜。

(司馬遷忙起身，與李陵互拜)

司馬遷：(白) 將軍何以如此？

李陵：(白) 子長兄啊！

(唱西皮快板) 久仰你春秋筆一時無兩，  
立史書通古今流傳久長；  
我祖孫三代事望一一記上，  
是與非功與過留後世評量。  
此一去我縱然是生還無望，  
黃泉下也感念你這俠義心腸。

司馬遷：

(白) 將軍！

(接唱) 為國家多保重吉人天相。

交付事我承當莫常掛心旁。

大丈夫氣度宏胸懷坦蕩，

做一個奇男子早把名揚。

李陵：

(白) 謹記了。告辭。(揖拜)

司馬遷：

(同時揖拜)(白) 送將軍。

(李陵、司馬遷出門)

李陵：

(唱西皮散板) 多謝你子長兄情深義廣。

司馬遷：

(白) 不敢。

李陵：

(拱手別過)(接唱) 此一番不建功俺誓不還鄉。(下)

司馬遷：

(眺望)(接唱) 眼看他形單影孤出了莊。(進門、關門)

(接唱) 這心中徒然間一陣悲涼。(下)

## 第七場

(四番監引且鞮侯上)

且鞮侯：

(點絳脣) 萬里碧空，驛馬長弓，射大雕，北國豪勇，大漢展雄風。(坐)(唸詩) 兩國交戰干戈動，塞上烽煙

日夜濃，天山南麓爭端起，遣兵調將掌握中。(白) 孤，匈奴汗國單于且鞮侯。去年漢室武帝劉徹，派遣使節蘇

武、張勝前來報聘，是那張勝勾結虞常，意圖加害孤王的近臣衛律，也好雙雙逃回中原邀功，幸得有人告密，

事迹敗露，虞常斬首，張勝畏罪投降，祇有蘇武抵死不肯歸順，孤王將他放逐北海，牧羊度日。劉徹惱羞成怒，

令李廣利領兵三萬來攻天山，自有右賢王抵擋。適纔軍情報道，李陵帶得一千人馬，直奔浚稽山而來，是孤傳旨胡克丹上殿議事，怎能不見到來。

(胡克丹上)

胡克丹：(唸對)忽奉狼主召，上殿問根由。

(胡克丹進殿)

胡克丹：(白)胡克丹見駕，狼主千歲。

且鞮侯：(白)平身。

胡克丹：(白)千千歲。狼主宣臣上殿，有何軍事議論？

且鞮侯：(白)今有李陵率兵進逼浚稽山一帶，意圖不明。那李陵乃飛將軍李廣之孫，李老將軍英雄蓋世，騎馬、射箭的功夫甚是了得；想李陵得自祖傳，必然十分驍勇。孤命你即刻點齊三萬人馬，多帶騎兵，孤要親自督陣，擊殺那李陵。

胡克丹：(白)領旨。(下)

且鞮侯：(白)打道教場。

(四番監、且鞮侯下)

## 第八場

(八漢兵引韓延年、李陵上)

韓延年：(唸詩)雲飛日照動。

李陵：(接唸)雁影劃蒼穹。

韓延年：(接唸)迢迢荒外路。

李陵：(接唸)絲絲峯連峯。

韓延年：(白)俺，韓延年。

李陵：(白)俺，李陵。奉了聖上之命，率同韓延年，帶領五千校卒，自遮虜幃出發，直達浚稽山麓，是俺一路觀察

山川形勢，一一繪成地圖，交陳步樂飛馬呈報朝廷，聖上見喜，將陳步樂升任宮廷禁衛郎官。俺等行經三千餘里，歷時一月有餘，今日未來至浚稽山下，但見這山，峭壁陡巖，密林叢集，谷道延綿，不見盡頭，好一個險惡之地也。賢弟！

韓延年：(白)將軍！

李陵：(白)就此安營紮寨了吧！

韓延年：(白)遵令。

探子：(內白)報！(沖頭上)(白)啟稟將軍，匈奴單于親領三萬騎兵殺向谷口來了。

李陵：(白)再探。

探子：(白)得令。(下)

李陵：(白)且住。自行軍以來，一路平安無事，怎麼，今日單于親領人馬截殺來了？匈奴三萬騎兵有備而來，俺這

五千步卒如何抵擋？(住頭)有了，韓延年聽令！

韓延年：(白)末將在。

李陵：(白)速將糧秣車輛排成圓陣，帶領五百弓箭手埋伏車後，待俺引得胡兵來至陣前，那時弓箭手萬弩齊發，定

能退敵。

韓延年：(白)得令。

(韓延年、四漢兵下)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急急風上)

(領起二龍出水會陣)

李陵：(白)來將通名。

胡克丹：(白)匈奴汗國大將胡克丹。你可就是李陵？

李陵：(白)正是李某。

胡克丹：(白)李陵，你祖父李老將軍為劉姓天下立下許多汗馬功勞，却落得個自盡而死。你不如歸順我邦，我家狼主

自會厚待於你。

李陵：(白)一派胡言，看鎗。

(李陵刺鎗，胡克丹架住)

李陵：

胡克丹：(同白)殺！

(兩軍鑽煙筒下)

(李陵、胡克丹開打)

(李陵下，胡克丹追下)

## 第九場

韓延年：（四漢兵持車旗及弓箭引韓延年上）  
（白）弟兄們，排列車陣。

（四漢兵在下場門前持車旗一字排開，韓延年藏車後）

（四漢兵、李陵引二番兵、二番將、胡克丹上，開打）

（李陵等退入陣後，胡克丹等逼至大邊；韓延年、四漢兵現身射箭，胡克丹等由上場門狼狽下）  
（李陵上）

李陵：（張望）（白）胡兵射死無數，狼狽而逃，軍士們，追。

（衆漢兵、韓延年、李陵下）

## 第十場

（四番將、韓延年上，起打）

（四番將敗下，韓延年追下）

## 第十一場

（胡克丹、李陵上，起打）

（胡克丹敗下，李陵追下）



## 第十二場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軍師引且鞮侯上)

且鞮侯：(白) 李陵箭術果然高強，大軍中了他的埋伏，又被他追殺一陣，喪了許多人馬，幸好退至山上，才得穩住陣

脚。軍師！

軍師：(白) 臣。

且鞮侯：(白) 漢兵個個勇猛善戰，箭術厲害，軍師有何妙法退敵？

軍師：(白) 啟稟狼主，敵軍已然進入谷口，現在谷盆腹地，狼主增調人馬，將他們團團圍住，諒他們插翅難飛。

且鞮侯：(白) 就依軍師。胡克丹，增調八萬人馬殺下山去。

胡克丹：(白) 領旨！

(且鞮侯等下)

## 第十二場

(八漢兵、韓延年、李陵上)

李陵：(唸對) 兩軍初交鋒，弟兄氣如虹。(白) 賢弟！

韓延年：(白) 將軍！

李陵：(白) 適纔一陣追擊，斬殺胡兵三千餘人，俱是弟兄奮戰之功。

韓延年：(白) 將軍：待俺再領二千弟兄，追上山去，殺他個痛快。

李陵：(白) 賢弟，你來看。

(李陵、韓延年兩邊觀看)

李陵：(白) 這兩旁，雙峯插天；這兩端，通道狹隘，倘若敵軍兩下一攔，俺等前無出口，後無退路，豈不困在籠中一般。

韓延年：(白) 依將軍之見？

李陵：(白) 弟兄雖是個個俱有殺敵報國之心，怎奈我寡敵衆；況且又有聖上交付的要務在身，俺等走這一遭，並非

為了征戰而來，所帶糧草不多，軍備不齊，故而不可戀戰，速速撤離谷口，保全弟兄要緊。

韓延年：（白）將軍所言甚是。

李陵：（白）事不宜遲，韓延年聽令——（被打住）

探子：（內緊接白）報！（沖頭上）（白）啟稟將軍，匈奴單于加調八萬人馬，夾攻而來。

李陵：（白）再探。

探子：（白）得令！（下）

李陵：（白）韓延年聽令——（被打住）

（內緊接急躁吶喊聲）

（四番兵、四番將分由上、下場門急急風上，兩邊抄下）

李陵：（不耐）（白）韓延年聽令啦！

韓延年：（白）在。

李陵：（白）傳令下去，軍士們個個齊心協力，殺出谷口去者。

韓延年：（白）得令！（對衆兵）弟兄們！

衆漢兵：（同白）啊！

韓延年：（白）將軍有令，弟兄們齊心協力，殺出谷口去者。

衆漢兵：（同白）哦！

（李陵等下）

## 第十四場

且鞮侯：（內唱西皮導板）鐵騎催動曼山嶺。

（一番將、軍師引且鞮侯上）

且鞮侯：（唱流水板）刀鎗齊舉似叢林。

且登高崗觀戰景。

（且鞮侯、軍師、番將登高枱）

且鞮侯：（觀看）（唱西皮搖板）軍容壯盛殺氣騰。

（八漢兵、韓延年、李陵與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分由下、上場門急急風二龍出水上，會陣對打，李陵等退）

下，胡克丹等追下)

且鞮侯：(唱西皮散板) 天羅地網安排定，  
要把漢軍一掃平。

(內吶喊聲)

李陵：(內唱西皮導板) 這一仗直殺得地動山震。

(四漢兵、李陵由下場門快長錘上)

李陵：(唱流水板) 弟兄沖散亂紛紛。

軍士們隨俺衝出陣。

(內吶喊聲)

李陵：(向上場門張望)(白) 那邊廂——

(唱西皮散板) 又見胡騎如潮臨。

(二番兵、二番將由上場門上，會陣對打，李陵等由下場門退下，番將等追下)

(內吶喊聲)

韓延年：(內唱西皮導板) 一陣陣殺得我怒火沖頂。

(四漢兵、韓延年由上場門快長錘上)

韓延年：(唱流水板) 殺開一層又一層。

將軍人馬無踪影。

(內吶喊聲)

韓延年：(向下場門張望)(白) 來得好——

(唱西皮散板) 好教俺再殺他個盡興又稱心。(白) 殺！

(二番兵、二番將由下場門上，會陣對打，韓延年等由上場門退下，番將等追下)

且鞮侯：(唱西皮搖板) 重重兵馬守得緊，

管教李陵命歸陰。

(三漢兵、李陵與三漢兵、韓延年分由下、上場門上)

韓延年：(白) 將軍！

李陵：(白) 韓延年，校卒會齊！

韓延年：(白) 會齊了。

李陵：(白) 胡騎來得兇猛，待俺擋他一陣，爾得拚死突圍。

韓延年：(白)得令。

(四番兵、四番將急急風二龍出水上，會陣對打，李陵橫鎗架住四番將，韓延年、衆漢兵下)

(李陵與番將等對打，李陵退下，番將等追下)

軍師：(白)啟稟狼主，李陵逃出谷口去了。

且鞮侯：(白)呀！

(唱西皮搖板)萬馬軍中脫了困，

李陵不愧將門人。

(番將、軍師、且鞮侯下高枱)

且鞮侯：(接唱)不除李陵孤難安枕，

再調人馬把他擒。

(且鞮侯等下)

## 第十五場

(六漢兵、韓延年、李陵上)

韓延年：(唸對)汗濕戰衣冷。

李陵：(接唸)血染鎗纓紅。(白)這一陣激戰，殺得天地變色，日月無光，幸得校卒們奮不顧身，協力效命，纔能斬

殺胡兵五千餘衆，衝出谷口。賢弟！

韓延年：(白)將軍！

李陵：(白)適纔一仗，弟兄折損多少？

韓延年：(白)一千有零。

李陵：(白)負傷的呢？

韓延年：(白)也近此數。

李陵：(白)刀械弓箭？

韓延年：(白)耗損過半。

李陵：(白)這糧草？

韓延年：(白)衝散失落不少。

李陵：(白)賢弟呀！看他們，個個疲累，人人困頓，眼見脫離山谷已遠，本待暫作歇息，再行出發，祇是且鞮侯絕不善干罷休，必然再調人馬，追蹤前來，說不得就地重整隊列，趕路要緊。

韓延年：(白)將軍，此去何往？

李陵：(白)臨行之時，聖上有命，俺等任務完畢，可循龍城故道，向南撤回，去至受降城休養；如今循此道路南下可也。

韓延年：(白)如此速速打點。

李陵：(白)待俺傳令。軍士們！

衆漢兵：(同白)哦！

李陵：(白)此非久留之地，速速打點起程。聽俺令下。

衆漢兵：(同白)哦！

李陵：(白)弟兄有身覓三處創傷者，乘坐車輛。

衆漢兵：(同白)啊！

李陵：(白)負傷兩處者，驅車而行。

衆漢兵：(同白)啊！

李陵：(白)負傷一處者，刀出鞘，箭在弓，一路小心戒備，受降城去者。

衆漢兵：(同白)啊！

探子：(內白)報！(冲頭上)(白)啟稟將軍，匈奴單于再發騎兵，追趕而來。

李陵：(白)再探。

探子：(白)得令。(下)

李陵：(白)軍士們，迎敵者。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急急風上，領起二龍出水會陣開打，李陵等退下，胡克丹等追下)

## 第十六場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上)

胡克丹：(氣惱)(白)哇呀呀！緊追急趕，兩路包抄，又叫李陵逃跑了。(遠眺)啊哦有了，追到此處，但見前面一片沼澤地帶，平原曠野，盡是蘆葦雜草，諒李陵他們此去不遠，今日的風勢又是順了他們的方位呼呼而下，不如

衆番兵：（同白）啊！  
放起一把野火，將李陵活活燒死，倒也省得多了。（冷鍾）就是這個主意。兒郎的，去至前面放火。

（胡克丹等下）

## 第十七場

李陵：（六漢兵、韓延年、李陵上）  
（唱西皮搖板）且鞮侯枉費了馬多兵衆。  
困不住俺弟兄又用火攻。（回頭觀看）

韓延年：（白）且住，遠遠望見那方黑煙匝地，紅光沖天，遍野的熊熊烈火，順了風勢席捲而來。韓延年聽令。

李陵：（白）速速帶領二百校卒，搶先去至前方，也放起一把野火，燒燼那一帶的蘆葦，好將後面撲來的烈火隔斷。  
快去，快去。

韓延年：（白）得令！（向二漢兵）放火去者。

（韓延年、二漢兵下）

李陵：（白）軍士們！

四漢兵：（同白）有。

李陵：（白）爾等不必驚慌，小心照料傷患弟兄，好生看顧軍械糧草，隨俺催車趲行者。

四漢兵：（同白）啊！

（李陵等下）

## 第十八場

韓延年：（二漢兵、韓延年快長錘上）  
（唱西皮快板）韓延年急切間將令來奉，今日俺做了個放火先鋒。

（白）放火。

(二漢兵、韓延年朝大邊作放火狀)

(四漢兵、李陵上)

李陵：(唱西皮快板) 韓延年開生路來把火縱，又祇見平地起烈燄熊熊。

韓延年：(白) 將軍，你看這好燒哇！

李陵：(白) 好一片烈燄飛竄，熱氣逼人的火海。軍士們，快將前方燒過的地面餘燼撲滅，跟隨火勢而行。

(李陵等作撲打地面身段下)

## 第十九場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急急風上，過場上)

## 第二十場

(六漢兵、韓延年、李陵上)

李陵：(白) 烈火已熄，後面追兵又至。韓延年！

韓延年：(白) 在。

李陵：(白) 軍士們！

衆漢兵：(同白) 哦！

李陵：(白) 前面有座叢林，俺等速速進入林中，追兵到來，不得出林廝殺，就在林中固守陣地，放箭逼退胡兵，再

作道理。

衆漢兵：(同白) 啊！

(李陵等下)

(四番兵、胡克丹急急風上，逼至大邊)

李陵：(內白) 放箭啦！

衆漢兵：(內同吶喊) 哦！

(胡克丹勒馬倒退，四番兵作中箭狀由上場門下，胡克丹作懊惱狀下)

## 第二十一場

李廣利：（冲頭切住，起二更三點）  
（內昌二簧導板）二更天巡營回寒風透骨。

李廣利：（唱迴龍）困天山誤戎機憂煩難紓。  
（轉二簧原板）蒙聖恩領三軍重任交付，

出酒泉越沙漠征討匈奴。

實指望早日裡把天山來度，

又誰知受阻撓兵滯中途。

夜深沉朔風緊且進帳幕。

（中軍暗上）

（李廣利進帳，二旗牌下）

中軍：（白）元帥巡營回來了。

李廣利：（白）回來了。

（李廣利脫下斗篷交中軍，坐）

李廣利：（接唱二簧搖板）老王師少良策空對殘燭。

（白）本帥，海西侯李廣利，奉了聖命，帶領三萬人馬。征討匈奴，本想一舉殲滅逆賊。早日班師，立下個曠世的奇功，也好報聖上眷顧之恩。豈料行至天山，受那匈奴右賢王頑強抵禦，寸步難進，因之兩軍對峙，久久相持不下，師老無功，煩悶不已。（內打三更一點）已是三更時分，依然不能成眠，且讀兵書排遣。中軍！

中軍：（白）在。

李廣利：（白）小心戒備。

中軍：（白）是。

（李廣利就燭光看書）

（趙充國上）

趙充國：（唸對）深夜軍情到，報與元帥知。



(中軍出帳)

趙充國：(白) 趙充國求見。

(中軍入帳)

中軍：(白) 啟稟元帥，趙充國求見。

李廣利：(白) 宣他進帳。

中軍：(對外白) 趙充國進帳。

(趙充國進帳)

趙充國：(白) 參見元帥。

李廣利：(白) 罷了。這般深夜進帳，必有緊急軍情。

趙充國：(白) 啟稟元帥，李陵求救，現有差人帳外候命。

李廣利：(意外)(白) 哦，李陵他差人求救來了？

趙充國：(白) 正是。

李廣利：(白) 帶他進帳。

趙充國：(白) 遵命。(上場門下)

李廣利：(冷笑) 哼！哼！哼！哼！

(趙充國引一士卒上)

趙充國：(白) 隨我來。

(趙充國、士卒進帳)

趙充國：(白) 見過元帥。

士卒：(白) 叩見元帥。

李廣利：(白) 罷了。

士卒：(白) 謝元帥。

李廣利：(白) 何人所差？

士卒：(白) 李陵李將軍所差。

李廣利：(白) 為着何來？

士卒：(白) 兵旅受困，伏乞元帥調撥人馬解圍。

李廣利：(白) 何以遭受圍困？

士卒：(白) 元帥容稟：李將軍奉了聖命，率領步卒五千，去往浚稽山一帶刺探敵情，不料到得浚稽，被匈奴單于親

領三萬騎兵夾攻，突圍之後，單于再添八萬人馬，緊逼不捨，這一路追、一路擋，如今被困鞬汗山前。

李廣利：（白）你家將軍也太無用了。

士卒：（白）啟稟元帥，我軍僅有步卒五千，並無馬匹使用，加以未作對陣交鋒的打算，故而軍械不齊，糧草不足；

儘管如此，對那一波緊似一波，蓋天鋪地而來的胡騎，我家將軍却是身先士卒，弟兄們毫無畏懼，莫不奮力痛擊，斬得胡兵的首級已有近萬之數了。

李廣利：（白）眼下情況如何？

士卒：（白）校卒不滿二千，箭矢不到十萬，輜重車輛乏人照顧，沿途棄失不少，糧草所積無多，情勢十分危急，望

乞元帥速速相救。

李廣利：（白）你是怎麼來的？

士卒：（白）乘用李將軍的坐騎，日夜兼程而來。

李廣利：（白）看你一路辛苦，想來尚未進餐。趙充國！

趙充國：（白）末將在。

李廣利：（白）帶他後營用飯。（大鑼住頭）

士卒：（失望）（白）這？啟稟元帥，小人餓死事小，救兵事大，還望元帥明示。

李廣利：（白）本帥自有主張。去吧！

士卒：（白）謝元帥。

（趙充國、士卒下）

李廣利：（白）李陵啦李陵，那日未央宮內，當了聖面藐視於我，你那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氣燄而今安在呀？哼！哼！

哼！

（路博德上）

路博德：（唸對）李陵討救兵，進帳問分明。

（中軍出帳）

路博德：（白）有勞通報，路某求見。

（中軍進帳）

中軍：（白）啟稟元帥，伏波將軍求見。

李廣利：（白）請。

中軍：（對外白）有請。

（路博德進帳）

路博德：(白) 參見元帥。

李廣利：(白) 老將軍少禮。夤夜進帳，有何軍事議論？

路博德：(白) 聞得李陵被困鞬汗山前，差人前來求救？

李廣利：(白) 本帥正在量酌。

路博德：(白) 救兵如救火。

李廣利：(白) 是他自誇海口，好勝逞強，怪不得別人。

路博德：(白) 李陵報國心切。

李廣利：(白) 咎由自取。

路博德：(白) 李陵成敗，一樣是國家的得失，朝廷的禍福，元帥三思。

李廣利：(白) 大軍屯紮已久，奪取天山刻不容緩，本帥策劃已定，即日就要發兵，無暇他顧。

路博德：(白) 恕路博德斗膽，願向元帥討得一支將令，馳救李陵。

李廣利：(白) 兵擊右賢王，本帥正有倚重老將軍之處。夜深寒峭，望老將軍多多保重，安歇去吧！

路博德：(白) 告退。(出帳)(嘆息) 唉！(唸對) 李陵陷困境，路某愧歉深。(下)

李廣利：(白) 中軍，熄燈。(下)

(中軍吹熄燭火下)

## 第二十一場

且鞮侯：(內白) 升帳。

(內吶喊聲)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中軍引且鞮侯急急風上)

且鞮侯：(唸對) 軍前傳喜訊，忙把寶帳升。(坐)(白) 帶奸細。

中軍：(對外白) 帶奸細。

(軍師、管敢上)

軍師：(唸對) 疑團不可解，忽來解疑人。(白) 隨我進帳。

管敢：(白) 是。

(軍師領管敢進帳)

軍師：（對管敢白）少待。（對且鞮侯白）微臣見駕，狼主千歲。

且鞮侯：（白）平身。

軍師：（白）千千歲。（回身對管敢）上前叩見狼主。

管敢：（趨前跪下）（白）小的叩見狼主，狼主千歲。

且鞮侯：（白）呔！膽大奸細，竟敢私闖吾營，打探軍情，推出斬了。

管敢：（連連叩首）（白）小人冤枉，小人冤枉，小人是真心誠意歸降來的。軍師大人，您得救救我呀！

軍師：（白）啟稟狼主，適纔微臣已然仔細查問過了，此人確是歸順來的。

管敢：（白）狼主，小的確確實實是來投奔的呀！

且鞮侯：（白）如此起來回話。

管敢：（白）謝謝狼主，謝謝軍師。（起立）

且鞮侯：（白）你叫什麼名字？

管敢：（白）小人名叫管敢。

且鞮侯：（白）在漢營擔的什麼軍職？

管敢：（白）軍侯。

且鞮侯：（白）為何有歸順我邦之意？

管敢：（白）啟稟狼主，祇因小人的上司，待人刻薄，剛愎不仁，是小人勸他幾句，他竟惱羞成怒，責罰小人，小人

不平，故而前來投靠明主，乞求收容。

且鞮侯：（白）你既來自漢營，當知漢營的虛實。

管敢：（白）正是，正是，這正是小人要向狼主奉獻的消息：漢軍連番苦戰，現有的校卒祇剩八百多人，箭盡糧絕，

刀槍兵器也所餘無幾，逼得沒有辦法，祇好把笨重的車輛拋棄，拆下車子上的輪軸，當作木棍使用，苦苦支撐

着呢！

且鞮侯：（白）他們的處境如此狼狽？

管敢：（白）山窮水盡了。

且鞮侯：（白）他們如此苦苦支撐，莫非另有計謀？

管敢：（白）計謀？命都危在旦夕啦！

且鞮侯：（白）依你之言，他們豈非不堪一稱的了？

管敢：（白）死路一條了。

且鞮侯：（白）你說的都是實情？

管 敢：(白) 小的不敢有半句謊言。

且鞮侯：(白) 管敢，你去後營歇息，孤王自有重賞。中軍，帶往後營。

管 敢：(白) 多謝狼主。

(中軍、管敢下)

且鞮侯：(大笑) 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哈哈！(白) 真乃天助我也！

軍師等：(同白) 狼主洪福！

且鞮侯：(白) 李陵頑強難馴，且戰且走，久戰不潰，引得孤王疑慮重重，祇道他使的是誘敵之計，前面另有伏兵，佈

下陷阱，不利於孤王；今聽管敢之言，李陵，不過一頭困獸而已。良機豈容錯過，胡克丹！

胡克丹：(白) 臣在。

且鞮侯：(白) 點齊人馬，追殺李陵。

胡克丹：(白) 遵旨。

且鞮侯等下)

## 第二十三場

李陵、韓延年：(內同白) 走哇！

(四漢兵、韓延年、李陵上)

韓延年：(唱西皮搖板) 殘陽西照紅霞麗。

李 陵：(接唱) 好似鮮血染天梯。

(白) 自浚稽山突破重圍，一路行來，又是連番苦戰，弟兄傷的傷，亡的亡，而今倖存者祇得八百餘人，不但食糧將斷，就是刀鎗箭矢也快用盡，去至受降城路途尚遠，向貳師將軍求助救兵又無消息，前途多艱，好不令人焦慮。却是這兩日未見胡騎蹤影，不知是何緣故。賢弟！

韓延年：(白) 將軍！

李 陵：(白) 連日幸得胡兵不來糾纏，弟弟匆匆趕路，已是兩個晝夜未嘗稍息，十分辛苦，看日近西山，暮色四起，

不妨就此安營，歇息一晚，明日早行。

韓延年：(白) 正是。

(內起吶喊聲)

李陵：(忿然)(白)又是胡騎來也！

衆番兵：(上場門內同喊)李陵，投降了吧！李陵，投降了吧！

(李陵、韓延年、四漢兵同朝上場門觀望)

李陵：(詫異)(白)這算什麼？

(內起吶喊聲)

衆番兵：(下場門內同喊)韓延年，投降了吧！韓延年，投降了吧！

(李陵、韓延年、四漢兵同朝下場門觀望)

韓延年：(不耐)(白)要殺就殺，要戰就戰，這般的絮絮叨叨，叫俺好不耐煩。

(內起吶喊聲)

李陵：(白)軍士們，胡騎近矣，抖擻精神迎敵者。

衆漢兵：(同白)啊！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急急風上，領起二龍出水會陣對打，李陵等退下)

胡克丹：(白)追！

(胡克丹等追下)

四番兵：(邊追下邊同喊)李陵、韓延年，投降了吧！

## 第二十四場

(韓延年、胡克丹上，起打)

(韓延年退下、胡克丹追下)

## 第二十五場

(三漢兵、韓延年上)

韓延年：(白)又是一場好殺。

三漢兵：(同白)四下衝敵，不見將軍。

韓延年：(白)將軍另有公幹去了。弟兄們，此刻已近午夜，諒那胡兵一時不會再來，爾等暫歇，等候將軍就是。

(三漢兵下)

探子：(白)祇是將軍他這一去——(仰望天空)看這夜色如墨，深沉似海，平沙曠野無邊無際，他，他現在在哪裡？

(一驚)呀！但見寒星一枚，劃破長空，疾閃而過，他，他落向北方去了。(下)

## 第二十六場

李陵：(內唱高撥子導板)夜沉沉，風凜凜，唯我獨行。(邊唱邊上)

(轉迴龍)都祇為，弟兄們，隨俺北行陷困境。直落得，力已竭，汗已光，足已殘，手已斷，血已凍凝；鼓已破，旗已碎，箭已窮，鎗已折，糧已用罄，前路茫茫好不傷情。

(走圓場接唱原板)聖上的交付難覆命；  
弟兄的安危須擔承；  
自己的壯志不堪問，

肩上的重壓有千斤。

(白)想俺李陵，有心殺敵報國，建功疆場，本蒙聖上恩准，命俺獨取單于，豈料橫生枝節，祇得個斤墩敵情的差遣，是俺帶領五千弟兄，來到北國，倘能全功而還，不負聖望，倒也罷了，誰知行至浚稽，又起波瀾，落得今日這般光景。堂堂大丈夫，上不能報天子，下無以對同胞，要這性命何用？今晚是俺瞞了弟兄，獨自來此胡營陣地，捨死謀刺單于，與他作個了斷。(大鑼住頭)看這漫山遍野，到處營火點點，人影幢幢，不知單于的營帳位在何處，待俺那廂一試便了。

(拔劍左轉身走圓場邊唱搖板)顧不得荒山亂石路難認，俺仗劍邁步獨探單于營。(走至上台口向內張望)

衆番兵：(內同喊)李陵，投降了吧！

李陵：(一驚，倒退數步至台口)(白)啊！莫非俺的行踪被他們察覺了不成？(怒惱，下決，甩髮)噢！

(右轉身走圓場邊接唱)這邊廂把守緊密那邊進。

點點的營火連綿似繁星。(走至下台口向內張望)

衆番兵：(內同喊)韓延年，投降了吧！

李陵：(一驚，倒退數步至台口)(白)啊！

(接唱)喊聲如雷空谷應，聲聲迫人人自驚。

(左右觀看)(接唱)匈奴戍卒滿山嶺，單于營帳何處存？

(蹀脚)(白)待俺直闖！

衆番兵：(內同喊)李陵、韓延年，投降了吧！李陵、韓延年，你們快快投降了吧！

(李陵隨喊聲邊甩髮走圓場，喊聲停時恰至台口，與最後一個「吧」字落下同時以劍拄地，幾乎不支倒下)

李陵：(緩緩直立)(搖唱搖板)黑夜裡亂石間我步履不穩。

東受阻西受挫我空有此行。

(白)奔波一夜，但見匈奴營地處處警戒森嚴，寸步難行，這一遭是枉費心血了。(一鐮)也罷，看天色將明，謀刺單于不成，不如回去，好教現存的弟兄早平安脫險要緊。

(唱西皮搖板)荒郊外徹夜行心力用盡。(收劍)

(走圓場至上台口邊接唱)牽掛那衆弟兄速速回程。

(韓延年、三漢兵下場門暗上，張望)

李陵：(接唱)又祇見韓延年晨曦中站定。

韓、兵：(迎上)(同白)將軍回來了！

李陵：(白)回來了。

(接唱)忍悲痛與他們細說分明。

韓延年：(白)弟兄們久候將軍了。

李陵：(白)多謝列位。俺昨夜去至胡營，本想獨謀單于，與他捨命一拚，無奈胡營廣佈數里，戒備森嚴，不得其徑而入，徒勞往返。衆弟兄呀，匈奴兵多騎衆，氣勢正盛，似我等如此結隊而行，他們必然窮追不捨，我等難逃全軍覆沒的厄運。是俺思之再三，與其同歸於盡，莫如就此分散，各尋生路。

韓、兵：(同白)願隨將軍而行。

李陵：(白)列位呀！倘若微天之幸，逃得一命，回轉長安，將俺等的遭逢奏報天子知曉，也好教死去的弟兄瞑目九泉。眼下乾糧所剩無多，每人各分二斤，隨身充饑，另配堅水一塊，沿途飲用。俺心已決，就此別過。

(唱西皮導板)含恨噙淚淚難禁。

韓延年：(唱西皮搖板)英雄末路路艱辛。

李陵：(接唱)諸君此去多謹慎。

李陵、韓延年：(同接唱)但願重聚在朝廷。

(內起吶喊聲)

李陵：(白)且鞮侯，你欺人也忒甚了！(拔劍)衆弟兄，胡兵有我應付，爾等速速逃命去吧！



韓延年：(白)俺隨將軍抵擋一陣，你們快走快走哇！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急急風上，會陣對打，李陵等退下，胡克丹等追下)

## 第二十七場

(二漢兵、韓延年、李陵急急風上；四番將、胡克丹追上，開打)

(一漢兵退下；一漢兵被殺死倒地)

(韓延年被二番將刺死倒地)

李陵：(失神)(白)延年！

(李陵劍被胡克丹鎗架住，二番將擁上擒住李陵)

李陵：(目眦盡裂)(白)俺好恨也！

胡克丹：(白)收兵。

(李陵、四番將、胡克丹下)

## 第二十八場

(四小太監、一大太監引武帝上)

武帝：(唱西皮搖板)恨李陵多虛矯行事不當，誇海口討單于惹下禍殃，失臣節事讎敵綱常盡喪，(坐)既不忠又不勇，有負孤王。

(白)內侍！

大太監：(白)奴婢在。

武帝：(白)孤召公孫丞相等上殿議事，可曾到齊？

大太監：(白)俱在殿外候旨。

武帝：(白)宣。

大太監：(白)尊旨。(對外白)萬歲有旨，公孫賀、王卿、杜周、司馬遷上殿啦！

公孫賀等：(內同白)領旨。

(公孫賀下場門上；王卿、杜周、司馬遷上場門上)

王卿等：(同白) 參見丞相。

公孫賀：(白) 列位大人，今日萬歲宣召，必是為的李陵，此事非同小可，你我小心伺候了。

王卿等：(同白) 丞相請。

公孫賀：(白) 請。

(公孫賀等進殿)

公孫賀等：(同白) 臣等見駕，吾皇萬歲。

武帝：(白) 平身。

公孫賀等：(同白) 萬萬歲。

武帝：(白) 寡人宣衆卿上殿，可知為了何事？

(公孫賀等互相暗覷)

公孫賀：(白) 臣等愚昧。

武帝：(冷笑) 哼！哼！(白) 豈只愚昧？朝中出此逆臣，喪節辱國，卿等位列三臺，竟然不知不曉，真是荒唐。

杜周：(白) 萬歲宣臣等上殿，定是為了那大逆不道的李陵。這樁事麼，已是傳遍長安；黎民百姓，里閭巷陌，議論

紛紛，對那不肖敗類，無不鄙薄嫌惡，恨之入骨也。

武帝：(興奮) (白) 百姓竟然如此？

杜周：(白) 臣不敢妄奏。

王卿：(白) 臣敬萬歲，李陵逆倫行事，臣等並非不知，祇恐多言，徒添聖上憂煩，有礙龍體，故而避之。

武帝：(點頭) (白) 唔！

杜周：(白) 敬萬歲，想那李陵一門三代，俱受朝廷厚恩，他非但不思圖報，更且臨危變節，苟且偷生，不肯將身殉

國，一死以報天子，莫怪遭人唾棄。

武帝：(點頭) (白) 這也正是寡人耿耿於懷者。

王卿：(白) 李陵身為軍旅主帥，落得全軍覆沒，貽笑他邦，罪無可逭。

武帝：(氣忿) (白) 罪該萬死。丞相！

公孫賀：(惶恐) (白) 老臣在。

武帝：(白) 依卿之見？

公孫賀：(白) 聖上與御史大夫俱說李陵有罪，那他定然是有罪無疑的了。

武帝：(嘲笑) 哼！哼！(白) 司馬遷！

司馬遷：（白）微臣在。

武帝：（白）你呢？

司馬遷：（白）臣啟萬歲，李陵被擒偷生，必是效法昔日浞野侯趙破奴故事，暫忍一時屈辱，以待來日適當時機，報効朝廷，並非真心降敵。

武帝：（意外）（白）你待怎講？

司馬遷：（白）等待良機，並非真心降敵。

武帝：（白）這全是你臆測之詞。

司馬遷：（白）啟萬歲，就臣所知，李陵事親至孝，待友必信，忠臣出於孝子，一個至信至孝之人，其忠可知。

武帝：（不悅）（白）一派胡言。

杜周：（白）司馬遷，你說李陵忠心，他兵敗被擒，就該引頸自刎，以謝天子，說什麼「以待來日」。

司馬遷：（白）李陵不死，必有緣由。

杜周：（白）何以見得？

司馬遷：（白）那李陵，平日言行，有國士之風；屢經沙場，莫不身先士卒，奮不顧己，以赴國家急難，絕非貪生怕死之徒，又豈是那干終日坐擁妻妾，享盡榮華之輩可比？

杜周：（激動）（白）司馬遷，你說此話，是何用意？

司馬遷：（白）沙場艱苦，胡地荒涼，又有幾人知道？

杜周：（嘲諷）（白）別人不知，就你曉得。

司馬遷：（白）李陵浚稽山一役，所領步卒，僅得五千，深入匈奴腹地，面對十萬胡騎，轉戰半月，浴血千里，箭盡糧絕，救援無門，衆校卒依然冒死奮戰，戮力搏鬥，李陵能夠調教得部屬這等的神勇，如此的効忠，雖與古代的名將、我朝的宿望並提，亦不稍讓；在那單于重重圍困、苦苦追迫之下，猶能以寡擊衆，殺敵逾萬，即此豪情，已足激勵天下，揚我漢威也。

杜周：（白）司馬遷，我來問你，你這「我朝的宿望」，當今的大臣，指的是哪一個呀？

王卿：（白）指的莫非是貳師將軍？

杜周：（陰笑）（白）貳師將軍！李陵與你相提並論，你的忠心事君，憂勞軍機，是白費的了。

武帝：（惱怒）（白）膽大司馬！李陵不過一名騎都尉，此番領兵北上，寡人命他也就是勘察地勢，刺探軍情而已，怎能與李廣利統率大軍，沙場對陣相比？今日李廣利一時受挫於天山，你竟藉機加以貶損，好誇大李陵的戰功，以圖替他脫罪，其心可誅。李陵兵敗被擒，厚顏事敵，實情俱在，豈容得你巧言狡辯，顛倒黑白？

公孫賀：（白）是呀是呀，太史令，貳師將軍兵阻天山，師老無功，萬歲這兩日正為了他氣悶不已，你提他作甚？

司馬遷：（不解）（白）我，我未曾提及貳師將軍啦！

武帝：（白）杜周！

杜周：（白）臣在。（一鐺）

武帝：（白）司馬遷結黨營私，詆謗大臣，交你詳加審問，依律量刑，以正朝綱。

（公孫賀、司馬遷瞠目以對）

杜周：（白）領旨。

司馬遷：（跪下摘帽）（白）謝萬歲。

（大太監接過紗帽）

杜周：（白）司馬遷，隨我來。

（杜周、司馬遷下）

（武帝拂袖，隨大太監、四小太監下）

（公孫賀、王卿相視茫然，同下）

## 第二十九場

（四侍衛引杜周上）

杜周：（唸引子）嚴刑峻法，有威望，位列廟堂。（坐）（唸詩）察言觀色事聖上，祈獄斷案任主張，是非曲直皆不論，

吾主好惡作處方。（白）下官杜周，任廷尉之職，掌管刑獄。祇因李陵叛國降敵，司馬遷蓄意袒護，觸怒天子，

聖諭命我審問此案。是那司馬遷在金殿之上，指桑罵槐，冷嘲熱諷，十分可惱，不判他一個重刑，難消我心頭

之恨。來，帶犯官司馬遷。

一侍衛：（對外白）帶犯官司馬遷。

司馬遷：（內唱西皮導板）司馬遷披枷鎖身陷法網。

（二獄卒引司馬遷甩髮帶銬快長錘上）

司馬遷：（看銬含憤）（唱西皮快步）為李陵落得個對簿公堂。

論是非主公道心中坦蕩，

怕的是那杜周狠毒心腸。

（二獄卒、司馬遷進堂）

一侍衛：(白) 犯官帶到。

司馬遷：(白) 參見大人。

杜周：(白) 司馬遷。

司馬遷：(白) 在。

杜周：(白) 你可知罪？

司馬遷：(白) 何罪之有？

杜周：(白) 主有明示。

司馬遷：(白) 那「結黨營私」、「詆謗大臣」？

杜周：(白) 你明白就好。我來問你這「結黨營私」，你與李陵交往頻繁，訊息相通，所為何事？

司馬遷：(白) 上覆大人，犯官與李陵不過同朝為臣，彼此相識而已，平素甚少過從，既無把臂言歡之情，又是酬酢應

接之交，何來交往頻繁？

杜周：(冷笑) 哼！(白)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司馬遷：(白) 犯官「為」了哪樁？

杜周：(白) 你道李陵與你甚少過從，他臨行之時，何以東家不去，西家不往，獨訪你司馬大人的府第？

司馬遷：(白) (一驚) (諷笑) 嘿！嘿！嘿！(白) 杜大人，你的耳目好多啣！

杜周：(白) 違紀亂綱，欺上誑下，一概難逃本官的法眼。

司馬遷：(白) 那日李陵去至舍下，辭行而已。

杜周：(白) 呀呀呸！你倒推托得乾淨，分明是你二人早有勾結，私通匈奴。

司馬遷：(驚怒) (白) 哎呀大人啦，茲事體大，不容誣攀，證據何在？

杜周：(白) 你二人交往親密，其證一也；李陵戰敗不死，其證二也；你曲意包庇，其證三也。

司馬遷：(白) 杜大人，你這「杜撰」之罪，令人難服。

杜周：(白) 實情俱在。我再問你這「詆謗大臣」，貳師將軍與你有怨？

司馬遷：(白) 無怨。

杜周：(白) 有仇？

司馬遷：(白) 無仇。

杜周：(白) 既是無怨無仇，貳師將軍此番北征，受阻天山，也是天候、地勢所迫，假以時日，必有所為，此時此刻，

你提他為何？

司馬遷：(白) 犯官並無隻字道及貳師將軍。

杜周：(白) 上自天子，下至丞相、御史大夫，人人都說你指的就是貳師將軍。

司馬遷：(白) 衆口鑠金，欲辯無門。

杜周：(白) 你惡意貶損貳師將軍，意圖彰顯李陵的忠心、戰功，這就犯下一項大罪。

司馬遷：(白) 哪項大罪？

杜周：(白) 貳師將軍北征乃是聖上所差，你暗譏貳師將軍勞而無功，豈非明指聖上這——識人不當？

司馬遷：(激動)(白) 杜大人，欲加其罪，何患無辭。犯官因見聖上為了李陵之事，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故而直言上

陳，也是冀望聖上莫為陷害李陵的讒言所惑；道明實情，供聖上參詳，作清明裁決。(冷鍾) 我司馬遷這款款之

愚，拳拳之忠，可表天日。

杜周：(白) 真是狡辯。司馬遷，我再問你，你道終日坐擁妻妾，享盡榮華之輩，指的又是哪一人？

司馬遷：(白) 我朝不乏其人。

杜周：(白) 你的證據又在哪裡？

司馬遷：(白) 大人自有法眼，羅織不難。

杜周：(惱怒)(白) 司馬遷，你好一張利口。

太監：(內白) 聖旨到。

一侍衛：(白) 啟大人，聖旨到。

杜周：(白) 且將犯官帶至側堂。(起)(白) 香案接旨。

(二獄卒、司馬遷下)

(太監持聖旨上，杜周出迎，同進堂)

太監：(白) 聖旨下，跪接。

杜周：(下跪)(白) 萬歲！

太監：(白) 聽宣讀，詔曰：頃有因杆將軍公孫敖奏報，李陵歸降匈奴，正替且鞮侯練兵教戰，助敵為患，罪證鑿確，

命廷尉杜周即將李陵的滿門抄斬。欽此。

杜周：(白) 萬萬歲。

(杜周起立，接過聖旨放案上)

杜周：(白) 公公辛苦，後堂留宴。

太監：(白) 皇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辭。

杜周：(白) 送公公。

(太監、杜周出堂；太監下；杜周進堂，回坐)

杜周：(笑)哈哈哈哈哈！(白)帶司馬遷。  
一侍衛：(對外白)帶司馬遷。

(二獄卒、司馬遷上)

杜周：(白)司馬遷，你可知道聖上降旨為了何事？

司馬遷：(白)不知。

杜周：(白)你且仔細聽了！李陵正替匈奴練兵教戰，助敵為患，萬歲命本官將他的滿門抄斬。

司馬遷：(大驚)(白)哦！(跌坐於地)

杜周：(白)你還有什麼話講？

司馬遷：(起立)(白)李陵剛直不阿，必係誤傳。

杜周：(白)罪證鑿確，還要抵賴。似你這般不知悔悟，死有餘辜，姑念你我同朝為臣，共事明主之誼，從輕發落，

本官賞你一個——

司馬遷：(白)一個什麼？(一鐺)

杜周：(白)賞你個宮刑。

司馬遷：(驚怒)(白)杜周，你這個人性泯滅的禽獸！

杜周：(白)犯官司馬遷押往蠶室，克日行刑。退堂。

(杜周、四侍衛下)

(司馬遷、二獄卒出堂)

司馬遷：(唱西皮散板)恨杜周少人性禽獸一樣，

斷絕了我香煙喪盡天良。

(司馬遷、二獄卒下)

## 第三十場

(鼓起三更二點)

司馬妻：(內唱反二簧導板)離樓上三更鼓淒風中飄繞。

(司馬妻上)

司馬妻：(叫頭)官人！我夫！喂呀！

(接唱迴龍) 我的夫，繫冤牢，好一似，晴暘天裡霹靂爆，狂風颳，烏雲罩，冰雹拋，打得我魂飛魄消。  
(較慢板) 我夫君為李陵獨主公道，

忤逆了萬歲爺他不肯輕饒；

那杜周仗權勢狠如虎豹，

斷絕了司馬家後代根苗。

念夫君受盡了屈辱嘲笑，

還有那無情刑就在今宵。

天無路地無門向誰求告？

憂如焚愁如織我苦受煎熬。

草堂上風颯颯寒氣料峭，

祇覺得人昏昏目眩步搖。

(舞台燈光突暗)

司馬妻：(驚悸)(白) 哦——(旋身環顧)

(接唱搖板) 一霎時黑沉沉四顧杳杳，

陰慘慘莫非我來在地府陰曹？

杜周：(內白) 帶司馬遷。

刀斧手：(內同白) 啣——

司馬妻：(驚怖)(唱二黃搖板) 正聽得惡閻羅喚夫君的名姓。(側身目瞪下場門)

(接唱) 眼見那後堂口有鬼影飄行。

(四刀斧手二前二後押司馬遷手銬脚鐐自下場門陰鏢上，過場下)

(司馬妻木然注視，朝上場門追上一歩，跌坐地上)

司馬妻：(接唱) 分明是官人他遭厲鬼牽引。(起立，跨前一步)

(叫頭) 官人！

(接唱) 營為什麼轉眼間消失無形？

杜周：(內白) 刀斧手！

刀斧手：(內同白) 啣——

杜周：(內白) 動刑。

司馬妻：(懼怖)(接唱) 原來他正受那無情的蹂躪。



司馬遷：（內白）痛煞我也！

司馬妻：（叫頭）官人！我夫！喂呀！

（接唱）這一聲喊似鋼刀刺穿我心。

杜周：（內息）押往蠶室。

刀斧手：（內同白）啣——

司馬妻：（目瞪上場門）（邊退兩步邊接唱）朦朧中又祇見四兇神走近。

（四刀斧手高舉司馬遷自上場門急急風上，過場下）

（司馬妻木然注視，朝下場門追上一步，跌坐地上）

司馬妻：（接唱）難道說夫君他已一命歸陰？

（舞台燈亮）

司馬妻：（以袖拭目，茫然四顧）（唱二簧散板）適纔間嚇得我膽戰心慄。

（起立）（接唱）必是我心神恍惚噩夢頻仍。

含悲淚忍傷痛後堂來進，

闖蠶室探夫君且待天明。

## 第三十一場

司馬遷：（內白）苦哇！

（司馬遷兩腿又開半蹲騎馬式拄拐杖由二獄卒攙扶上）

司馬遷：（唸對）身遭戕殘苦，心更若三分。（痛楚狀）

（白）嗚嗚嗚嗚！

獄卒甲：（白）怎麼，痛呀？

司馬遷：（白）痛得很啦！

獄卒乙：（白）慢慢走，甯急。

獄卒甲：（白）司馬遷，你叫苦，可我看你遭這番折騰還沒幾天，就吵著要起來讀書寫字，也不多躺着休養休養，這才

真是何苦呢。

司馬遷：（白）獄卒哥有所不知，我有任務在身啦。

獄卒甲：(白) 什麼「任務」，把人都整成這個樣子了，這任務呢，我說你呀，十足的書呆子一個。

獄卒乙：(白) 也不知道是哪個缺德鬼想出這麼個淫刑，男子去勢，婦人幽閉，簡直的慘無人道嘛，發明這種刑的人，準會斷子絕孫。

(司馬遷走至下台口，坐書案後椅上)

司馬遷：(纔坐上又起身作痛楚狀)(白) 嗚唷唷！

(二獄卒小心扶司馬遷重落坐)

獄卒甲：(白) 慢慢的，慢慢的，坐好。

司馬遷：(白) 多謝了。

獄卒甲：(白) 司馬遷，你坐在這兒可別隨便走動，傷還沒有全收口哩。

司馬遷：(白) 是。

獄卒乙：(白) 尤其別一個人溜出去，你不能吹風不能受涼；這是蠶室，有爐火保溫的，你就這兒待着吧。

司馬遷：(白) 哦，是，是。

獄卒甲：(白) 對了，司馬遷，我倒忘了告訴你，你老婆就你開刀的二天一早就來看你來了。

司馬遷：(激動)(白) 哦，他來過了？

獄卒乙：(白) 來過好幾趟了。

獄卒甲：(白) 前兩天你還神智不清，迷迷糊糊的，我沒讓他進來。

司馬遷：(傷心)(白) 娘子呀！(以袖拭淚)

獄卒甲：(白) 你別難過，我跟他說好了，今天可以來，說不定他一會兒就會來了。

司馬遷：(白) 多謝二位獄卒哥。

獄卒甲：(白) 你看你的書吧，我們還有別的事呢。

獄卒乙：(白) 我們出去會替你把門關上，免得冷風吹了進來。

司馬遷：(白) 二位獄卒哥，司馬遷再次多謝了。

獄卒甲：(白) 你就甯客氣了。

(二獄卒走向上場門)

獄卒甲：(白) 正是：夫妻同一命。

獄卒乙：(白) 患難見真情。

(二獄卒開門、出門、關門下)

司馬遷：(長嘆) 唉——

(唱二簧慢板) 有子長在蠶室獨自嘆息，  
感浮生多轉折禍福難期。

遭酷刑受奇辱一世休矣，  
殘軀體成廢人怎對賢妻？

最可嘆絕香煙後嗣不繼，  
念祖先長遺恨空留歎歎。

入重罪沾汗名不容清滌，  
結愁腸日九轉汗濕蓆席。

(轉二簧快三眼) 本有意早將這殘生來棄，  
心春念立史書又萌生機。

逆境中成大業方顯弘毅，  
前輩的衆先賢令人心儀；

周文王囚羑里推演「周易」；  
左丘明撰「國語」眼盲不移；

那屈原遭放逐將「離騷」來擬；  
有孫臏斷雙足「兵法」稱奇。

(轉二簧原板) 我司馬忍羞耻堅定心意，  
完天人通古今著書改立說成一家之言千秋傳習。(看書)

獄卒甲：(內白) 蠶室前面那間就是的，你自己推門進去吧。

獄卒乙：(內白) 可記得關門呀！

司馬妻：(內白) 有勞了！

(司馬妻提食籃上)

司馬妻：(唱二簧原板) 這二位獄卒哥和善爽朗，  
對官人有照應我稍寬心腸。  
意怯怯心慌慌蠶室在望，  
夫妻們如隔世再聚一堂。

(司馬妻拭淚、推門、入室、抬頭；司馬遷同時抬頭，二人相對怔住)(崩登倉)

司馬妻：(悲痛)(白)官人！

(司馬妻轉身關門、回身；司馬遷放下書、手撐桌沿起立、直視司馬妻)

司馬遷：(白)你，你，你來了？

司馬妻：(白)官人，我來了。

(司馬妻向前移步；司馬遷急拄拐杖離座，騎馬式後退)

司馬遷：(緊張)(白)你，你，你來作甚啦？

司馬妻：(意外、停步、迷惑)(白)我，我來看你來了哇！

(司馬遷繼續後退，並頻頻搖手；司馬妻疑懼，眼盯住司馬遷慢步迎上，二人面對面一退一進走圓場，漸走漸快。司馬遷退至原位，頹然坐下)

司馬遷：(痛楚)(白)嗚嗚嗚！

(司馬妻當步上前，放下食籃，扶住司馬遷)

司馬妻：(關切)(白)官人，你怎能樣了？

司馬遷：(甩袖，側臉避開司馬妻)(白)你多此一行。

司馬妻：(陪笑)(白)妾身來遲，官人休要見怪。這幾日，妾身也曾數度來過，祇因二位獄卒哥言道，你神智尚未清醒，

不肯放我進來，故而未能相見。

司馬遷：(偷拭淚，轉向司馬妻)(白)娘子，你不該來的。

司馬妻：(一愕)(白)官人何出此言？

司馬遷：(白)娘子，我司馬遷如今已是廢人一個，有虧於你，(搖頭)你以後不要來了。

司馬妻：(着急)(白)此話怎講？

司馬遷：(白)你另作打算吧。

司馬妻：(失色)(白)官人啦——

(唱二黃搖板)官人錯把話來講，

妾身言來聽端詳；

我豈是殘花隨流水？

我豈是敗柳任風颺？

你心中不該這般想，

此言一出將我傷。

司馬遷：(接唱)非是我有意將你傷，

都祇為我心愧疚無顏見妻房。

司馬妻：

(接唱) 遭不幸橫禍從天降，

同命的夫妻同承當。

我為你擔驚受怕忍羞辱，

我為你寢食難安懶梳妝。

司馬遷：

(急白) 娘子！

司馬妻：

(接唱) 你若是容得我就別再把我傷。

司馬遷：

(叫頭) 妻呀！

(接唱) 司馬遷實難忍熱淚盈眶，

感激你賢德妻情深義長。

從今後我二人相互倚仗。

你是我夜行路上一點明光。

司馬妻：

(接唱) 官人你休得要把我誇獎，

我二人本就是同命鴛鴦。

(白) 官人，你在何處安歇？

(指下場門) (白) 就在那廂。

司馬妻：(白) 你傷勢未癒，應多加休息，待妾身攙扶於你，那廂歇下講話。

司馬遷：

(白) 就依娘子。

(司馬妻提食籃扶司馬遷拄杖下)

杜周：

(內白) 刀斧手！

刀斧手：

(內同白) 啊！

杜周：

(內白) 李陵全家拿定，趕赴法場。

刀斧手：

(內同白) 喲！

## 第三十二場

杜周：（杜周持馬鞭快長錘上）  
（唱西皮快板）催馬加鞭法場往，

夾道百姓論短長。

李陵滿門來問斬，

自種禍根他自承當。

（對內白）刀斧手！

刀斧手：（內同白）喏！

杜周：（白）趨行者！

杜周：（四刀斧手押李陵母、妻及男女奴僕若干等人犯亂錘上，掙扎之、跌躓之、催促之、吆喝之，過場下）

（接唱）一家人小俱細綁，  
法場霎時將命喪。（急急風下）

### 第二十三場

李陵：（內唱二簧導板）飛砂天，冰雪地，困壞了我李陵。

（李陵上）

李陵：（長嘆）唉！

（轉迴龍）終日裡，想老母，思賢妻，念我故鄉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瓦一磚，還有那一群兒時的玩伴，都教我魂牽夢縈。

（轉二簧原板）九月間辭長安領兵北進，

又怎過知這一別夢斷煙塵。

憶來時五千衆嚴整壯盛，

到今日祇餘我伶仃一身。

可憐那衆弟兄少有活命；

可憐那韓延年永歸幽冥；

可憐我淪異邦無人聞問，

朝中事斷音信情況不明。

弟兄中必有人脫出險境，  
回中原將遭遇報與當今；  
風雲湧多變幻天意不定，  
怕的是再不能重返朝廷。

(白)俺，李陵，自被擒以來，單于恩威並施，要俺歸順，是俺執意不肯，將俺安頓在此營帳，食用無缺，十分禮遇；祇是隔絕了外面的訊息，家中老小、朝中君臣不知怎麼樣了，就是我自身的前景也是茫然，思想起來，好不煩悶人也。

(唱二簧搖板)天涯路斷鄉關遠，  
壯志磨盡困愁城。

(衛律上)

衛律：(唸對)事情成不成，端看此一行。(白)下官，丁靈王衛律，奉了狼主之命，順說李陵歸降，數度走訪皆徒勞無功。今日前來，情況與往常不同，心中甚是不忍，礙難啟口，無奈使命要緊，祇得冒叫一聲：將軍！

李陵：(白)哪位？

衛律：(白)衛律。

李陵：(白)有請。

(衛律進帳！李陵起迎)

衛律：(白)見過將軍。

李陵：(白)衛律兄請坐。

衛律：(白)有坐。

(衛律、李陵同坐)

衛律：(白)連日少來問候將軍，起居方便否？

李陵：(白)多蒙照顧。這「方便」麼？衛律兄，你們將我與世隔絕，不通問問，形同囚犯一般，這豈是待客之道？

衛律：(白)將軍，小弟今日前來，正有一件大事奉告。

李陵：(激動，起立)(白)什麼大事？

衛律：(白)將軍請坐。

李陵：(白)是。(坐)

衛律：(白)祇因貳師將軍李廣利久攻天山不下，有那囚杆將軍公孫敖回報朝廷，言道皆是將軍你，替我狼主練兵教戰，奮力阻撓的緣故。

李陵：（急起）（白）且慢，俺李陵何時何地替單于練過兵，教過戰呀？

衛律：（起立）（白）練兵教戰之人是有的，不過另有其人。

李陵：（白）何人？

衛律：（白）同姓不同名，他叫李緒。

李陵：（白）哦，就是那李緒？

衛律：（白）公孫教誤傳了。

李陵：（氣憤）（白）公孫教！俺與你無怨無仇，你怎麼教俺蒙上這不白之冤？

衛律：（白）將軍，尚有下文。

李陵：（白）請講。

衛律：（白）漢天子信了誤報，勃然大怒，他——

李陵：（白）他怎麼樣？

衛律：（白）他就將——

李陵：（情急抓起衛律一手）（白）快講。

衛律：（白）將軍，他就將你的滿門抄斬了。

李陵：（失色）（白）你待怎講？

衛律：（白）將你滿門抄斬。

李陵：（白）哎呀！（崩登倉）（昏厥椅上）

（衛律趨前看顧）

衛律：（白）將軍醒來。

李陵：（甦醒）（唱二簧導板）聽他一言失了魂。

（叫頭）老娘！賢妻！母親啦！

（轉二簧散板）萬枝利箭刺我心。

衛律：（白）將軍節哀。

李陵：（接唱）都是我累賢妻斷送性命，

還有我年邁蒼蒼的老母親。（起）

（叫頭）天子！聖上！（白）想俺李陵，出生入死，忠心耿耿，何負於漢室？你，你要這樣的趕盡殺絕，不留

餘地；從今而後，叫俺李陵何處安身？

衛律：（白）將軍，你要早作打算纔是。



一番監：(內白)狼主駕到。

衛律：(白)狼主駕到。

李陵：(白)待俺出迎。(拭淚)

(李陵、衛律出帳)

(四番監一條鞭引且鞮侯上，頭家番監手捧一頂紗帽)

且鞮侯：(唸對)欲籠烈性馬，還靠軟絲韁。

李、衛：(同白)恭迎狼主。

且鞮侯：(白)將軍少禮。

(且鞮侯、衛律、李陵進帳)

李陵：(白)狼主上坐。

且鞮侯：(白)將軍一同坐下。

李陵：(白)是。

(且鞮侯、李陵同坐)

且願侯：(白)將軍，聞得伯母與嫂夫人俱遭不幸，特來弔唁。

李陵：(起立)(白)罪人李陵多謝狼主。

且鞮侯：(白)府上遭此橫禍，孤王與滿朝文武俱望將軍節哀珍攝。

李陵：(白)四天無力，莫可奈何。

且鞮侯：(白)祇是將軍你，龍城故道已斷，漢王宮門已閉，你何去何從呢？

李陵：(白)這個——

衛律：(白)將軍，滾滾塵世，迢迢前程，你往後的日子還長遠得很，你要好好的盤算啦。

李陵：(白)這個——

且鞮侯：(白)啊將軍，茫茫四海，不要忘了你還有孤王這個故友呢！

李陵：(感動)(白)狼主！

衛律：(白)將軍，漢王對你已是恩盡義絕，而你已是孑然一身，你，還有什麼顧慮、什麼牽掛的麼？

(李陵突然跪下，側臉避開且鞮侯)

且鞮侯：(起立)(白)來！

(衛律出帳，捧進紗帽交且鞮侯，替李陵換戴紗帽)

且鞮侯：(白)李陵！

李陵：(白) 臣在。

且鞮侯：(白) 孤王封你為右校王，願問軍機大事，請起。

李陵：(白) 謝狼主。(起)

且鞮侯：(白) 孤王偏殿設有靈堂，公祭伯母與嫂夫人，孤王先行，你與丁靈王隨後就到。

李陵：(白) 送狼主。

且鞮侯：(白) 不必送了。

(且鞮侯出帳，與四番監同下)

衛律：(白) 右校王，小弟帳外吩咐備馬。

李陵：(白) 這就不敢。

(衛律出帳)

衛律：(唸對) 李陵時運多不濟，但願否終換泰來。(下)

(李陵摘下紗帽一看)

李陵：(慘笑) 嘿！嘿！嘿！

(李陵手托紗帽出帳)

李陵：(白) 出得帳來，(眺望天際) 看這白雲無憑，黃沙無垠，母親！賢妻！關山望斷，人地兩隔，俺李陵自此終老異鄉了。

(李陵拂袖、頓足，下)

——全劇終——